

新文化運動闖將

(本文插圖刊第35頁)

錢玄同傳奇

● 顧 學 頌

與封建舊文學決裂

在我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五四」啓蒙運動中，錢先生精湛的學術造詣，猛勇精奮的戰鬥精神，都是值得我們景仰和學習的。我魯鈍不學，僅隨錢先生受業三載，對於先生的學行，未能窺其百一，實不足以傳寫他的全貌；僅就所知一二，簡介於下。

錢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初名師黃，改名夏，字玄同，以字行；號疑古，德潛，逸谷，出身於一個世代書香門第，浙江吳興人，先世居縣城南之鮑山，先生生長於蘇州。父振常，清同治丁卯科舉人，任禮部主事，紹興書院山長；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出其門下。曾與兄振倫同撰《樊南文集補編箋注》行世。先生幼時即隨父師，習《爾雅》及諸經，極勤嚴。光緒庚子年前，兄恂，任駐日本等國外交官，全家遷居日本東京，一九〇六年，因隨兄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習師範。時章太炎在東京《民報》社講學，鼓吹革命思想，遂從章氏習《說文》、音韻之學。同門

有黃侃（季剛）、許壽裳（季帝）、周豫才（魯迅）、朱希祖（逖先）諸人，後皆成學術界名師。因與革命黨人往還，并受其思想影響，主張恢復中華，推翻滿清統治。宣統末，回國，執教於嘉興等中學。民國元年，任杭州教育專署科員，視學。次年，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附中；不久，任北京大學、北京高師教授。一九一七年，為傳播新思想影響最大之《新青年》雜誌撰稿，贊倡新文化、新文學。次年，與陳獨秀、胡適、劉復、沈尹默、李大釗輪流編輯《新青年》，先生鼓吹甚力。並與國語研究會諸人研究確立國語字音標準。迨轟轟烈烈之反帝反封建「五四」運動起，先生積極投入戰鬥，提出打倒「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口號，主張與封建舊文化、舊文學徹底決裂。言論豐采，傾倒一時。又鑒於我國文字繁雜，語音復雜，實為推行新文化運動之大礙，乃專致力於文字改革、國語統一運動，凡二十餘年，貢獻甚大。

一九二三年，北京高師改為北京師範大學，仍任國文系教授。一九二八年兼任主任，兼授各公私立大學課。以文字音韻為主，本其師傳，運用科學原理，參考近代學說及新發現資料，不為舊說所局限，綜合融化，時有新創，卓然為一代大師。所授音韻沿革，說文研究、經學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學術思想概要、先秦古書真偽略說等課程，均能用歷史進化觀點，科學精神，分析評論，存真祛偽，不存門戶偏見，惟求其是，既矯正傳統盲目信古之弊，又反對當時流行魯莽非古之風。

先生因少年時代用腦過度，中年又勤於研究、教學，素患高血壓、血管硬化、神經衰弱等症，常頭戴健腦器，扶病為學生授課。厥後日寇侵略愈亟，痛感國土日蹙，民族危急，體力益衰。「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因病不克南下，乃復舊名「錢玄」以明志，閉門謝客，拒絕僱聘；托師大秘書汪如川代告後方諸友：錢某決不作漢奸！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腦溢血逝世，終年五十二歲。蔡元培有詩弔之，云：「理想高談不諱狂，久於大學耀鋒芒。古音善續餘杭緒，疑事重增東壁光。開示青年新道路，掀揚白話大文章。」

可曾預定遺書目？堪與二劉旗鼓當。」著有文字學音篇、文字音韻學諸論文及國語沿革講義、論文、雜說、論學函牘各若干篇。先生摯友黎錦熙嘗為立傳，評云：「術業專壹而識解宏通，談論激昂而持躬謹介。」論者以為知言。

創立白話文根據地

先生治學立身，有功於文化、學術，可為後學楷模者，約可分為四個方面，即：「五四」前後，對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以半生精力，致力於國語統一、文字改革的諸多建白；對音韻、文字、經學、學術思想等方面的專門研究及創獲；立身處世、愛國思想及長期教學所樹立的榜樣。

「五四」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民主，對封建專制而言；科學，對愚昧、落後而言，包括政治、文化兩個內容。文學，屬於文化的一部分。「五四」的前一年，新文學運動已萌芽出土，應運而生。文學是測量政治氣候的晴雨表，似乎成了一條規律。及「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爆發起來時，新文學運動便匯合在這條洪流裏澎湃前進。

新文學運動，表面上似乎僅是一個表現形式，即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的問題，實質上則是文學應該表現什麼樣的思想內容，即提倡民主反對封建的問題；並涉及用什麼樣的文字工具問題。這時，政治方面的反帝、反封建、民主；文化方面的科學、文學、文字等幾種不同範疇的運動，開始同出一源，隨着形勢的發展，後來各自獨立運行

，分頭並進，互相呼應。於時，有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傳播；有封建文化、舊文學的摧毀與衰亡，新文化、新文學的誕生；有新文字語言工具的文字改革、國語運動的倡制和推行。

在這次轟轟烈烈的啓蒙運動中，錢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激進民主派，戰鬥在打倒孔家店、反對讀經尊孔、反復古的前線上，戰鬥在為新文學掃清障礙，為文字改革建立陣地的崗位上。

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胡適發表了偏重形式方面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注重內容的用民主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文學革命論》兩文，打開了新文學運動的局面；但都只提出了一些原則。錢先生緊接着明確地提出堅決徹底的文學革命的主張，指明了應該打倒的革命對象，說：「彼選舉妖孽，與桐城謬種，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與肉麻之句調，戕賊吾青年。」並反對胡適「不用典」有廣狹兩義的改良主義解釋，說：「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文之疵病。」主張寫文章不要用典。還主張：「認定白話是文學正宗，……對於腐朽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還指出，反對白話文的有兩種人，一是要恢復封建制度的獨夫民賊（如袁世凱），一是卑躬屈節，脇肩諂笑的御用文人和文妖，他們利用腐朽的舊文學，作為吹捧、抬轎子和自抬身價的工具，用來嚇唬老百姓。若改用白話文，他們就會喪魂落魄，失去了依靠。兩種不同的文體，為兩種不同對象服務。打倒「謬種」、「妖孽」，正是為了打倒專制、

封建制度；提倡白話文，正是為了要實行民主制度。所以，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實質上是民主與封建之爭。是具有鮮明的政治內容的，從而賦予了新文學運動以新的意義。錢先生以最堅定明確的態度，要徹底淘汰文言文，堅決實行白話文，正是他反對封建、提倡民主的思想的具體表現。

提倡白話文，若僅停留在理論上的討論，還是紙上談兵。而且用文言文討論反對文言文的問題，一面反對、一面又用它，未免滑稽可笑，軟弱無力。必須用新工具代替舊貨色，才能令人耳目一新，有所遵從。辛亥革命，有人放了第一槍，成了革命英雄。同樣，新文學運動中，第一個大胆使用白話文討論問題的是錢先生，他也是放了可貴的第一槍的英雄。不僅自己放，還要求戰友們一起放。於是很快便在文壇上展現出一個嶄新的局勢。他認為：「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裏的文章，就應該用白話寫。他決定以後無論寫文、通信，一概用白話。還請陳獨秀、胡適、劉復等人以及在《新青年》上寫文的人和讀者，大家都寫白話，自古無的，今後必有。（詳見《寄陳獨秀信》）在他的實踐、倡議和推動下，《新青年》自一九一八年四卷一號起，一律改用白話文，從此，開創了白話文的第一個根據地。

他還考慮到實際應用方面的一些問題，主張：書札要刪去浮文客套（現在一般人已不理解，舊時代所謂《八行書》信，收信人多從第二頁看起，因為前面都是千篇一律的浮詞濫調的恭維話

，根本無實際內容，所以他主張應該刪去），數目字如百、千、萬等改用阿拉伯號碼，紀元採用國際通行的公元（即現在採用的陽曆），書寫和書籍要從左到右橫寫、橫排，文章要加標點符號，等等。這些具體、實際、具有革新意義的作法，看起來好像瑣碎，無關宏旨；但經過了幾十年後，才一一實行。今天，大家都看慣、習以為常了，那裏知道，這些看似平常的東西，得來却非容易。這，就不能不佩服錢先生的眼光遠大，注重實用的精神了。

新文學究竟是什麼樣兒，總得拿出具體的作品給人們看，才能叫人相信、贊成。這方面，錢先生又起了催生的作用。為新文學奠基的第一篇作品、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就是在他的鼓勵、催促之下寫出來的。正如魯迅自己所說：「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劃分並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新時代。錢先生自己雖未寫什麼新創作，但他對新文學的倡導、促成的功績，是不應該忘記的。

深入探討文字音韻

新文學是整個「五四」運動中的一個戰績輝煌的戰鬥方面，與之同時，文字改革則是戰鬥的另一方面。它很早已在醞釀，到「五四」，便與其他方面配合一致，更加明確目標，增強陣容，加快速度，多次修訂方案，為此後我國文字改革打下牢固基礎。秦始皇的「書同文」政策，對漢字進行了第一次以形為主的改革和統一工作；這次，則是從字音上進行改革和統一的文字革命運動

，進而走向脫離形體而以音為主的拼音文字的新道路。錢先生自「五四」運動前後一直到逝世，為這個運動，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辛勤勞動。

他是一位研究很深、造詣很高的文字音韻學專家，對於我國文字的源流變遷，發展前途，以及世界各國文字總的趨向，了如指掌。並基於便民利國目的，認為方塊漢字非改不可。他根據對《說文》的研究、統計，從幾千年漢字的演變歷史看，認為：漢字由象形變為表意，由表意變為表音，本身正走着離形就音的道路，所以再進一步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再就漢字存在的實際缺點看，也必須改革。漢字難認、難寫、妨礙教育普及和知識傳播。實用上不便編號、檢查、排印、打字、打電報等。經過多年研究、體驗，一九二三年，他正式提出「漢字革命！」的口號，強烈地否定漢字，主張採用拼音文字。反對那些妥協、調和的「灰色革命」，主張要徹底的革命。關於「漢字革命」的具體方案，他曾有多次不同意見，開始不免偏激，如採用外國文字；或拘泥於學理，如完全用國際音標。國音統一問題上，也有過類似情況。但他有實事求是、服從真理的精神，善於從實際得到啟發，而汲取別人之長，不護己見，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這種精神，值得後輩學習。

他不僅坐而言，而且能起而行。對於統一國音，推行國語，制定拼音字母，籌劃、編纂中國大辭典等工作，無不積極參加，親自動手。從一九一八年成為國語研究會的成員、研究確定國語

字音工作以後，到去世的二十餘年中，凡審音、制符、編書等，總是不辭勞苦地挑重担子，實幹，博採衆議，時創新見，綜合融會，精益求精，務求做到心既安而理既得為止。

因為他是專門的高足，自己的學術造詣很深，所以他的言論主張，當時雖不免驚世駭俗，被民國初年的一幫遺老遺少和後來的一些頑固派所反對，但也無法駁倒他的精深學理和實際功用，因而在社會上、學術界有較大的影響。

一九一八年，他被推為國語教科書編輯主任，編輯小學國語教科書，以代替文言文教科書，是我國創編「國語教科書」之始。同年冬，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是我國確立國語字音之始；這次審音工作，大多出於錢先生之手。一九二〇年公布的《國音字典》和一九三二年改訂的《國音常用字匯》（一萬二千餘字，以北京音為標準），也是由他和黎錦熙、趙元任諸人審議而由他最後審核核定稿編制的。從此，「國語」運動的語音標準問題才確定了一條合理有效的路線。

文字改革並非輕而易舉的事，除了採用什麼樣的工具、符號和拼寫方式，存在各樣問題，需要研究討論修改和試行之外，在政治上、社會輿論上還有極大阻力，需要作大量工作去克服，戰勝。而更重大的天然障礙則是我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各地方音方言差異很大，沒有統一的國音國語之前，想實行全國範圍內的拼音文字，是不可想像的。在此長遠過程中，必需先有一種補救的過渡辦法，這就是注音漢字和簡體字。這兩項工作，他和黎錦熙先生分工合作，黎任前者，

他任後者。

注音符號，不作爲獨立的文字使用，只是在漢字旁邊的標音工具，認識漢字掃除文盲的拐杖，只要學會符號和拼法，就可以簡馭繁。所標的音，以國音爲標準，又是推行國音不可少的工具。但不作爲字母獨立使用，所以，只屬於一種不得已的過渡辦法。

簡體字的源遠流長，漢字幾千年的歷史，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草，等等，表明它無時不在由繁入簡，在節省筆劃方面下功夫。但到了書版刻印發達之後，字體筆劃相對地固定下來，尤其科舉時代，考卷和正式公文等，都不准寫「破體」，否則就觸犯「功令」。因此，人們對於簡體字的地位，不免輕視，認爲不登大雅之堂。但實際生活中，人民羣衆依然隨便節省筆劃，創造新字，混寫一氣。而一些有識之士，也起而效之，認爲「簡體省力半」。錢先生有見於此，曾在九二二年教育部國語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劃方案」，爲此又組織了一個有關的會，推他任首席委員，但未能積極推行。到一九三四年，上海出版界籌造了幾百個「手頭字」，在報刊上運用；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和興趣。他正在病假休養中，還是動手搜集，訂下「述而不作」的原則，想編成一部《簡體字譜》，並向國語會提出方案，經大會通過，並委托他起草。次年，第一批簡體字由教育部公布三百二十四個字，這是簡體字得到官方承認並公布的第一次。解放後，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又陸續公布了幾批。無論制字原則或具體字的制定，羣路藍縷，錢先生之功

不可忘。

不守師說重估經學

錢先生研究經學，曾受教於兩個不同學派的老師，一是章太炎，主古文經學；一是崔適，主今文經學。兩人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經學大師。但這兩派各自篤守「師說」、「家法」，門戶森嚴，從漢代以來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互相對立。一般講，前一派偏重於文物訓詁，典章制度的研討，對於經的本身多採取「信古」的態度。後一派偏重於微言大義的闡發和創新，對於「古文經」則持懷疑、非難的態度。錢先生則唯求其是，不拘受其限制。他雖受章氏「六經皆史」說的影響，認爲六經都是古代史料；但又認爲其中有真有僞，不應一味地信從，也不應一味地懷疑。他說：「考古務求其真」，也就是要還它的歷史本來面目。可又不可爲考古而考古，爲求真而求真，因此，又說：「致用務求其適」。考古爲了致用，求真爲了求適。拿現在的話講，就是要古爲今用。研究歷史真象，是爲了今天現實生活的借鑒。所以他對經學不僅不守師說、家法，而且連經本身也要來一番重新估價。所寫的一些討論經學的文章，都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的。他還堅決反對遺老、軍閥們的「尊孔讀經」、愚弄人民的勾當。

「致用務求其適」的觀點，也貫串在文字音韻的研究和教學之中。他在師大教文字學、說文研究等課時，以《說文》爲講授的中心，但又不侷限於此，常用近代發現的實物甲骨文和近代

人新說，與《說文》相參證，並糾正漢人和許氏之誤，如「人持十爲斗，馬頭人爲長」以及五百四十分部的不科學及錯誤等等。有時也順便提到古人解釋的錯誤，如王安石《字說》說「波」是水之皮之類，錢先生把它當作笑話講，一面講，一面自己也笑。不僅糾許，同時也匡段，說段玉裁有些地方明知許氏不對，也設法爲之回護。然而對於許氏匯集、整理、研究、解說之功，還是贊歎不置。不過，對於後人一意尊許，百般爲之辯護，奉爲神明的「許學專家」，則頗有點不敬，稱他們爲「許氏家奴」。

窄深研究廣淺應用

他講文字形體，以《說文》爲中心，上考甲、金以探其源，下證唐宋以降到現代語文和傳刻、流行的俗體字等，以明其變。不盲目尊古，也不輕易信今。他把《說文》和宋元小說戲劇傳刻的俗體字，放在同等地位看待。所草擬的簡體字譜，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而擬訂的。這也是學以致用的精神之所在。窄而深的研究，正是爲了廣而淺的應用。

在音韻學方面也是如此。音韻學上的考古，正是爲了知今，爲了今天字音的統一。他說：「不習今音，不能知古音之演變；不考古音，無由知今音之來源。」但若僅僅停留在書本上韻部之分析等研究，仍不能達到實際生活中口耳的運用與辨別，所以又說：「一方固宜就書冊而致力於考古，一方又宜就唇吻而致力於審音。」書本於方音必須結合起來研究。

研究古音（指先秦時期）韻部的分合，宋人鄭庠已開其端，始分為六部。明顧炎武據詩、易用韻，離析《廣韻》以求古韻，分十部。清人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廣森、王念孫以下，又各創說，有十三、十七、二十五、二十一部等說。最後，章太炎作《成均圖》，分二十三部。其弟子黃侃參戴震說，將入聲獨立，增五部，並參證《廣韻》等呼，確定為古聲十九紐，古韻二十八部。錢先生認為這是比較可信的，但也作了小的修正，如分「蕭」為「幽」「覺」二部，合「豪」「沃」為一部，總數仍為二十八。對韻目也作了一些修訂。（對二十八部有人持否定的態度，這裏從略）

韻部大致分定之後，每部音值究竟有什麼不同，如何念法，於是審音工作更顯得重要了。清代已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近代鄒漢勛、黃元同、章太炎、黃侃、汪榮寶、林語堂、羅常培、李方桂諸氏對於古音的某些部分，各有零星的論見。錢先生乃酌參衆說，加以己創，根據語言學原理，按人體生理口腔發音部位，參照古籍用韻通轉情況等，以探求古韻部通轉及古今聲音轉變的途徑，參考現代南北方言及日本漢字的拼讀，古代翻譯佛經的對音，並參合隋唐以來至《廣韻》韻書等，撰《古韻二十八部音讀之假定》，採古無上去之說，以陰、入、陽三聲相配（也有三聲不全的韻部），注明每部的音值。並認為齶齒呼與舌面聲實為開口呼與舌根聲之後起變音，故其假定之古韻部音讀，二十八部中，有開、合二呼，而無齊、撮二呼。有了這個假定音讀，無論讀

先秦韻文或探尋、擬訂切韻以下諸韻書的音讀，就獲得了一個大致可以遵循的輪廓。

當然，這項工作還存在着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先秦古音分部所根據的各書，如易、詩、諸子中有韻部分、楚辭等等，一是它們彼此距離時間較長，二是彼此產生的空間較廣。時間長，聲音自然有變化；地域廣，聲音自然會有歧異。加以其他許多因素，因之，歸納、排比這些書的用韻，來制訂古音韻部，只可能得其大概。根據這個大概，再假定其音值，當然會跟着也減少了準確性的程度。這是客觀事實，無庸諱言的。近來我國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許多千百年的完整古尸，但再也無法讓它說話、發音，否則，起古人於地下而又可聽它發音，則治古音學的人，將是何等高與呵！（這自然是笑話）

研討廣韻特有心得

對於集魏晉以來韻書之大成的《廣韻》，錢先生也非常重視，認為《廣韻》：是研究魏晉至唐宋的聲紐之宗；是兩宋以來韻攝諸書之源；是研究魏晉至唐宋的聲類、韻類的反切之宗；是前代聲韻學的總匯。所以，《廣韻》實是貫通古今聲韻的樞紐。錢先生對之有過精深的研究，撰有《廣韻之聲類、韻類及其假定的音讀》表，是教學時用的，每年都有所修訂。

《廣韻》學之後，又有宋元間盛行的「等韻」學。這是當時的「語音學」。錢先生認為其審音較前進步的是「韻攝」，即把韻母（或加聲隨）相同之數韻合為一類，開始於《韻鏡》，有內

外轉開合四十三圖。《切韻指掌圖》列圖十二，並其開合，凡十三類，當時尚無「韻攝」之名，亦無標目。元人劉鑿《切韻指南》分為十六攝，以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曾、梗、流、深、咸十六字標目。《切韻指掌圖》十三類中，凡陰聲六，陽聲七，為韻攝諸書中之較精密可信者。然泰、夫、祭、廢四韻，與代、隊、卦、怪、霽諸韻合為一攝，以灰韻與支、脂、之、微、齊諸韻合為一攝，於《廣韻》尚有未合。錢先生因分泰、夫、祭、廢四韻為一攝，灰韻為一攝；又以入聲兼承陰陽二平，別立入聲遇、趁、惡、屋、餒、蛤、揖七攝，凡陰聲八攝，陽聲七攝，入聲七攝，每攝以影紐字標目；又分開、合、齊、撮四呼，列二十二韻攝表。其後，黃侃、劉疇、林尹等人音韻學著述中，均採用其說。

從先秦古音以下的音值假定，韻部分合的研究，直至國音常用字的定字審音，真如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通古今之變，切口耳之用，為我國國音統一作出了以專門之學濟普及之用的巨大業績。

錢先生反對封建制度的堅決態度，早見於「五四」時期《新青年》雜誌各文中。對於封建禮教，痛恨尤深。

曾有「腐心桐選驅邪鬼，切齒網倫斬毒蛇」之句，把三綱五常比作纏在人們頭上的幾條麻繩。他極力主張婚姻自由，個性解放，打倒吃人禮教。他個人生活非常嚴肅，一絲不苟。蔡元培作北大校長，曾發起一個會，要求師生們不嫖

、不賭、不抽烟、不喝酒、不娶妾、不作官、不當議員，當時簽名贊同的人很多。錢先生那時正在北大任教，又於蔡氏是通家好友，不知道他是否加入了該會；但他一生却真正做到以上幾點。還加上不看戲、不聽音樂，所以有人說他是個墨家之徒，是個苦行僧。但也有自得其樂之處，就是看書、買書和寫字。他的書法，合漢隸、唐人寫經而以變化出之，頗具特色，為世人所重。

他嘗把清人劉獻廷所說：「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當作座右銘。又撰聯語：「打通後壁說話，豎起脊梁做人。」這是他治學、為人的指導思想。平時教導他的兒子們說：「一個人應有科學頭腦，對一切事物，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判斷是非，然後定改革措施。對於古書，可用歷史眼光弄明白它的由來和變遷，辨明那些對今天有用或有害。要有改革社會的熱誠，時代是前進的，學了知識技能要去改造社會。」

帶病授課誨人不倦

先生教書非常認真，每次上課，一踏進教室門口就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講起來，直到下課鈴響，從不講一句閑話。講話很快，聲音洪亮，像連珠炮一樣，邊講邊寫黑板，板書也很快，南方口音頗重，許多北方同學感到無法記筆記（沒有講義，偶爾發點表格之類作參考）。所講內容，非常熟習，如數家珍。例如講《春秋》，某公某年某事，左氏如何，公、穀如何，古文家某人

某說，今文家某說，清、近人又如何說，某說是，某說非，理由如何等，就像講故事一樣。講《說文》，某部首某字古文怎樣寫，甲金又怎樣，許氏又是怎樣把形體和解說弄錯了，隸草又如何演變，後來又怎樣變成了簡體字，一路講來，印象既深刻，興趣也濃厚，學生有時聽了入神，連筆記也忘了記。講課時，常拿一本書，兩手翻弄。同學們以為是講稿或參考書。為了好奇，一下課時，同學們要我去問：先生拿的是什麼書？他笑了笑，給我看，原來是一本《漢書》，和講課內容毫不相干。又一次，下課時忘了帶走，我們到講桌上翻開看，却是一本空白的無字天書。

他近視程度非常深，眼鏡上就像扣着的兩只小酒杯，可以想到，是長年看書用功視力消損的結果。血壓過高時，額頭上戴個金屬箍（健腦器）上課。我們看見，心裏非常難過，勸他休息，請他坐着，小點聲慢慢講。他說，不要緊，站着講方便些。後來病情更重了，學校讓他長期休假。為了不耽誤同學們的學習，他便請他早年弟子羅常培、魏建功兩先生代授音韻沿革，林尹先生代講清代學術思想。「說文研究」一課，則叫同學們到孔德學校他的任所去聽他親自講授。這種帶病教課，惟恐有誤學生學業，認真負責的精神，雖然事隔四十多年，每逢想起來，還使我異常感奮，鞭策着自己。

東塗西抹有愧師門

他待學生十分熱情誠懇，有問必答，有求必應。我學習音韻學時，曾對《廣韻》和陳澧的《

切韻考外編》下過一些工夫，發現後者本身矛盾混亂之處頗多，曾歸納了幾點向先生請教。他說：這幾點歸納得不錯；等子學搞了許多格子框框，有時就是不能自圓其說，同時，又指出了它的一些優點。一九三九年春，我由家鄉逃難到了陝西北聯大，正遇上學校籌備開會追悼錢先生。我寫了幾首古詩悼念，又代師大學生會寫了一首五古長詩（見後），由錢先生的老友許壽裳先生書寫。又在炮火連天、資料缺乏的情況下編了一份錢先生的著作目錄，作為我對先生的紀念。這後，我在母校任教時，撰寫說古文聲紐通轉關係一稿，以及後來對元曲詞語的詮釋研究和撰寫的工作中，都是秉承先生的教誨和治學精神而寫成的。

我第一次認識錢先生並和他談話，是在考北師大復試的時候。那時，該校考試第一次錄取後，還要經過一次筆試和口試。在復試考場上，看見一位身材不高、矮胖胖的、戴着深度近視眼鏡、身佩紅綾條、上寫着「主試委員」的先生，同學中有人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錢玄同先生！大家的目光都驚訝地集中在他身上。筆試完了是口試，剛巧，我被叫到他的席前。他看見我的姓名，沒問別的，只問：你和顧頡剛是什麼關係？我沒正面答復，只說：學生的名「學頡」，字「籀倉」，是幼年時家父取的。他聽了，說：呵！也是搞我們這一行的！（倉頡，首創文字）考後，他同另一主試委員黎錦熙先生當作笑談說：這次湖北來了兩個學生，一個是教育部的兄弟（也是從姓名上看，其實並非親屬），一個要「學」

顧頡剛。問清之後，才知道都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是過了好些年，黎先生談起往事，告訴我的）。可見僅僅學生姓名的小事，錢先生也很注意。可惜我並未能如先生所期望的那樣，搞他的一行；而是東塗西抹，年已七十，無所成就，有愧師門矣！

一九八二年五月，草於北京。

錢玄同主要著述目錄

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一九三二年北大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二號

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

《努力》增刊、讀書雜誌

答顧頡剛先生書

同上，十期

廢話（原經）

兩絲，五十四期

論觀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書

古史辨 同上

《野有死麋》底卒章

同上

寄胡適信（論春秋）

同上

文字學音篇

北京大學印

說文部首今讀表

一九五八年新知出版社印

說文音符今讀表

一九三四年師大月刊

古音無「邪」紐證

師大國學叢刊一卷五期

廣韻之「聲紐」、「韻類」及其假定的音讀表

一九三七年一月稿

中國聲韻學通論序

（泰東圖書局出版之《章太炎在白話文》中此篇誤為章氏作）

中國文字的源流

《新青年》四卷四期

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

同上五卷五期

漢文革命之討論

同上五卷五期

羅馬字與新青年 同上五卷六期
漢字革命！ 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
歷史的漢字改革論 見《新生周刊》
爲什麼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同上
國語羅馬字的字母和聲調拼法條例 同上
關於國語羅馬字字母的選用及其他 同上
論漢字索引制 《新青年》四卷四期

辭通·序（論義訓及複合詞等）

一個很長的尾巴 見《文字歷史觀與革命論》

規定說文、廣韻、集韻的今讀，以作新編國音的初步 見一九三四年在國語會常會提出的提案

編纂國語標準詞匯 同上

規定國音符號（方音符號） 同上

規定「紛歧」「混淆」與「未定」的詞形 同上

編制「基本國語」 同上

規定詳備之「詞類連書」條例 同上

搜探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 同上

減省現行漢字的筆劃案 同上

一九二二年在國語會第四次大會上的提案 同上

國音沿革六講 一九二〇年國語講習所講義

小學國語教科書（一、二冊） 同上

一九一八年編，在孔德小學試用，爲我國國音常用字匯。本書的說明 同上

爲錢先生的最精細、簡明而切實的學術論文，自評爲本人文集的壓卷之作

隨感錄：斥頑固的國萃派，斥復古國萃派的謬論

，斥士大夫爲封建統治幫凶，民國人民要一律平等，奉勸世人要虛心學習西人一切科學

、哲學、文學、政治、道德，談作文應表達真義，不要求摹擬古人。
與友人論學書札若干篇：
致陳獨秀各信，致魯迅各信，致胡適各信，致黎錦熙各信，致顧頡剛各信，其他。

附錄（一） 弔錢玄同師詩 顧學頤
浙江有碩儒，宗師錢夫子。早譽擅雕龍，枕經兼昨史。爲學底於用，匪同章句比。閔叔世文微，積弱國勢靡；上以爲牢籠，下以幹黃紫；蒙昧欺蒸林，聽命俯垂耳。當其閉關時，垂拱亦良美。暨其遭風濤，倉皇隨風萎。爲問何由斯？愚民策之累。欲挽神州劫，革新文字始。溯昔造字初，規矩寓六書；獸近兼鳥迹，象形摹蟲魚。既以形象類，難免形符疏。形由繁而簡，隸草任卷舒。遂令天下人，不見如薪與。救之亦有道，羅馬可則效。字母二十餘，童習亦能教。兼保中華魂，復有應世妙。文明觀泰西，君子變如豹。陽春曲彌高，知音和者少。此理譬大同，匪伊朝夕功；升平據亂世，簡字注音通。簡體省力半，注音音可從。苦心與孤詣，要在震聵聾。不爲蜉蝣撼，不避世之攻，力行廿餘載，誓矯噩噩風。同文功未了，何遽賦服鳥？士失所瞻依，心焉恍如擣。招魂入修門，寥寥殊杳杳。噫嘻乎吾師！生當道做時。說法獅子吼，磊落吐鴻辭。解經破家法，今古惟其宜。文字溯源委，考證資鼎彝。韻學廿二攝，舊音儼在茲。殺人推禮制，

持躬獨不哀。綜師行與學，救世是所期。乃知師道崇，游夏信難追。振筆瞻朔漢，風雲正淒淒。

(一九三九年四月，寫於陝西城固)

附錄(一)

《說文部首今讀》後記

錢秉雄

我的父親——玄同先生逝世已十九年了。他生於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二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因腦溢血病故於北京德國醫院。

他一生很少旅行，自一九一三年從杭州來到北京後，就沒有去過比天津更遠的地方。平日除讀書看報和雜誌外，喜歡找志趣相投的朋友談天。

在我的記憶中，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七年，

父親精神上並不愉快，是有着當時新舊思想鬥爭的。一九一七年以後，他嫌家中不安靜，搬到師大教員宿舍中去住，常是工作到深夜。他曾說，夜深人靜是寫文章看書最好的時候。的確，在「五四」運動前後，他曾輪流地編《新青年》雜誌，後來編《國語週刊》，並為當時北京《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寫雜感雜文。這時期，他的精神上是愉快的，因他做着思想戰線上反封建的工作。在這期間，我只有星期日能見到他回家來。

其實父親是每天要從宿舍回家來看一次的，只不過是在午前，我是天天上學，早出晚歸，很難遇到。一九二三年父親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任常務委員，參加了製定國語羅馬字的工作，後又參加編訂《國語常用字彙》的工作。在這時期，父親工作與致很高，精神也好。自一九三四年以後

，因患高血壓症，不能整日工作，尤其是怕上課堂教課。

父親一生研究經學，中國文字和音韻等。自一九一五年開始，在北京師大、北大、清華等校任課，講授《說文》和中國文字、音韻沿革等課。《說文部首今讀》是他在在一九三三年寫成的，在他生前未付印，他逝世後，我在書架上找到，曾在北大印過一次，作為中國文字學的參考用書。現在新知識出版社要將此書重新付印以供研究中國文字的讀者參考。我想，這是與父親寫書的意圖相符合的。他生前一再地教導我們兄弟要「學以致用」，他反對「為學術而學術」。這簡單的後記，是爲了讀者對於作者有一個輪廓的認識而寫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夜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 守 成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爲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

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